



石虎 共步 256×195cm 2020年 纸本水墨



石虎 华蕴 56×47cm 1999年 纸本重彩

(上接第16版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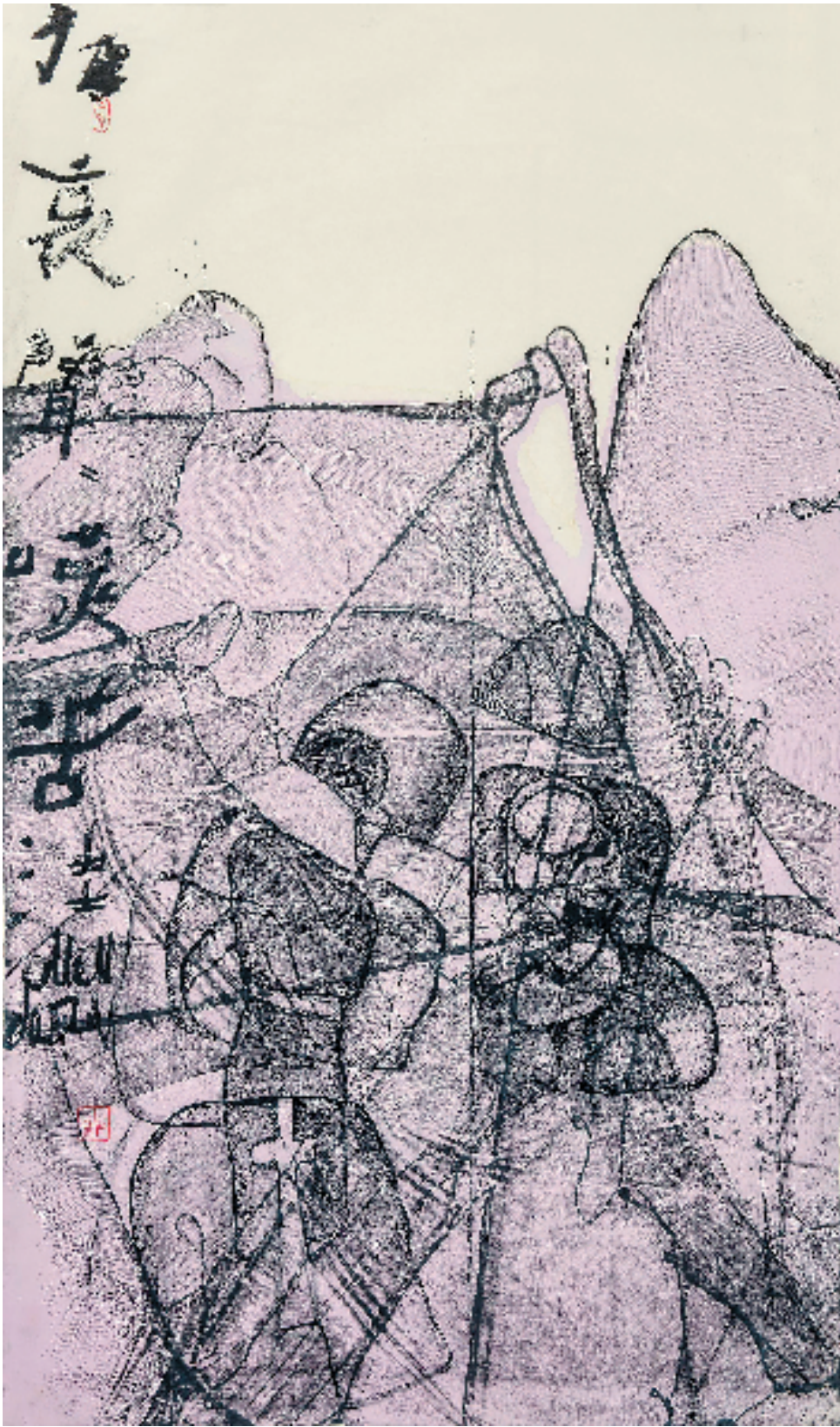
记者:您刚才说年轻的时候到过山西、陕北,大概是什么时候?是为了艺术创作吗?

石虎:那是70年代,我去山西大寨,那个年代艺术界的音乐家、画家、舞蹈家、武术家都去大寨,我和人美(人民美术出版社)老画家王角先生、张汝济先生一起到大寨采风。那是一个红旗飘飘,全国学大寨的火红年代。大寨派了一个接待员名叫瞿鹏和另外一位乡土画家高毛孩,高毛孩的代表作有《纸老虎》和《十八磐》,当时在苏联拿过金奖。瞿鹏是跳忠字舞的,她的气质有晋土书风。他们陪我们走遍了大半个山西,那里民风淳朴、山花烂漫,正如山西民歌所唱:桃花红杏花白,跋山涉水寻你来……90年代我漂泊海外,第一次回国便去了山西黄河,在永乐官前大叩长头,游子归土,两泪沾衣……

至于陕西,我先后去过很多次。当时安塞农民画震撼着整个艺术界,很多知名画家都去那里探索中国艺术的原创精神,正如陕北信天游回荡着的中华本音,安塞农民画也体现了中国绘画原始性的创造力,它是真正出自于高原厚土的民心原创,没有被宫廷影响也没有被士大夫异化,这是中国绘画原始性的本魂。

记者:您提到去过甘肃河西、陇东,河西走廊主要区域是武威、金昌、张掖、酒泉、嘉峪关等城市;而陇东北接宁夏,东临陕西,这里曾是华夏始祖轩辕帝最早的生地及周文化的发祥地,古丝绸之路经过这里汇入河西走廊。是否可以理解为,您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文化溯源?可否请您谈谈,这些文化重地的游历体验给您最初的艺术创作带来哪些影响?

石虎:是这样的,你的问题很有深度,它不仅记载了远古历史性的拓创伟业,也铭刻着近代中国人的沧桑血泪。在梨园口战役纪念馆,我见到女子红军战士的相片。他们那种坚毅的神情让我永远不能忘怀。甘肃于我而言,如故土。那里浩瀚悠远,荒芜苍凉。那时候陇东是中国贫穷之最,那里常年不雨,因为无水,乌鸦追着我们的汽车飞,我们洗过手的水百姓不让泼,要拿去澄清再用;富裕的人家,只是多了几口储水的泥窖。我无数次的甘肃之行,不尽欲言。有个甘肃的记者采访我有关甘肃的往事,我记得前后讲了有十天多,我想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,甘肃都具有灵魂溯源的亲和力,其情愫不可言喻。



石虎 苦鸦 146×87cm 2020年 纸本彩墨



石虎 晴奴 68×35cm 2010年 纸本重彩

记者: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到岭南乡村的?

石虎:作为画家,太久的城市生活禁锢着我的心境,闹市喧嚣使我失去了宁静。20年前,我和阿平还有我的女儿客居巴厘岛,那是一个稻田中的酒店,没有电视、没有空调,只有自然和宁静,让我们回到了上古神性时代,由此我萌生一种愿望,在自己的国土中,我的画室建在稻田间。后来我常常说起这个愿望,我的朋友周汉标考察多处,认为在阿平的家乡最合适,及时帮我实现了这个愿望。

记者:您在岭南乡村生活多少年

了?是否适应这里的生活?

石虎:六年多了,我很适应,这是我的愿望,这里样样好,很适合我的艺术创造。

记者:您能否谈谈在这里的生活情况?饮食、睡眠、以及每天大概会有多长的创作时间?

石虎:生活没有变化,只是换了一个地方,就连我们的阿姨也来到了这里,做饭的阿姨是东北人,她信佛、吃素,她做啥我们吃啥。阿平的母亲一年四季忙着种各种蔬菜,包括还会采一些野果野菜。至于睡眠,自当兵以来,我的生物钟从来没有改变过。

而创作时间没有规律,是顺其自然的。

记者:岭南乡村的风物景致、风土人情对您当下的创作是否产生影响?

石虎:日日散步见堤畔枫杨步摇垂落,草茎磐折,蚁禾纹象,叠石筑构。一向不被人关注的荒秽深匿有线条与形态的玄机,发现妙门、发现神示,解惑了绘事千载争辩的后素,诠释出空、色、象、心的自在神性。没有原始性就没有原创性,没有从万类空灵中揭开线条与形式的秘籍,便不可能有我今天的艺术。

在任何一个有自然的地方,都会给我的创作带来启示,这个地方也不例外。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客家山村,它的语境关联着上古传承,每日散步都会与上学路上的小孩相互打招呼,和村里休闲的老人对话。他们早饭叫食朝,午饭叫食昼,没有叫唔曾,不是叫唔系,地方叫所在,蝴蝶叫扬叶……一派汉古语风,我看到家家种菜浇水,挑柴打谷、放牛割草、采桑种麻,很自然让人想到《诗经》,野有蔓草,零露漙兮。女曰鸡鸣,士曰昧旦……

(下转第20版)